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中古文学 论著三种

刘师培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3.2
4

I206.2
L694

刘师培著 陈 辞 编录

中古文学论著三种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SBI86/04



20010248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；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辈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刘师培堪称近代史上的特异人物，在短暂的一生中，其政治言行的巨烈起伏令人惊怪，学术著述之精之众也足以致身在庵大师之列。今录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卷首蔡元培所撰《刘君申叔事略》以见其生平之大概：

君名师培，申叔其字也。又名光汉，别号左庵。江苏仪征人。曾祖文洪，祖毓崧，伯父寿曾，均以治《春秋左氏传》有声于时；父贵曾，亦以经术名。君幼慧，年十二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。初习为试帖诗。一夜，月色皎然，讽诵之顷，恍然有悟，遂喜为诗赋。曾作《水仙花赋》，又穷一二日之力，成《风仙花诗》一百首。其读他书，勤奋亦如是。博学强记，出语恒警其长老。年十八，补县学生员。十九，领乡荐。二十赴京会试。归途，滞上海，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，遂赞成革命。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。归娶，旋偕其妻何班至上海。何班进爱国女学肄业，而君则改名光汉，著《攘书》，昌言排满复汉矣。前八年，与林君獬主持《警钟日报》社。冬，与万君福华等谋刺王之春，未遂。前七年春，君时作文掲載于《国粹学报》。未几，《警钟日报》被封。君与陈仲甫、章士钊诸君在芜湖之皖江中学任教员，并发行《白话报》。前五年，亡命日本，何班偕往，改名震。时为《民报》撰文，与炳麟甚相得。夏，君创《天义报》。秋，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会。前四年，又创《衡报》。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也。是年，君忽与炳麟齟齬，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，劫持君为端方用。君于是年各归国，依端方于江南。前一年，随端方至四川。端方死，君幸而免，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。然长江下游不易知君踪迹，炳麟不念旧恶，甚

思君，乃约余共登一广告于上海各报，劝君东下。民国二年，君赴山西。三年，赴北京。四年，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，加入筹安会。袁世凯死，君留滞天津。余长北京大学后，聘君任教授。君时病瘵已深，不能高声讲演。然所编讲义，原原本本，甚为学生所欢迎。八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君卒，年三十有六。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、刘文典诸君所搜辑，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，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，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，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，群书校释二十四种，除诗文集外，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，其勤敏可惊也。向使君委身学术，不为外缘所扰，以康强其身，而尽瘁于著述，其所成就宁可限量？惜哉！

刘师培生于经学世家，其造诣，世所推重。黄侃虽曾对刘氏支持洪宪帝制的政治态度当面对抗（参章太炎《黄季刚墓志铭》），但后即拜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刘氏为师，问习经学，且称：“夙好文字，经术诚疏，自值夫子，始辨津涂。”然而今日学界最为熟知的则是刘师培的中古文学研究。

本书辑录的三种著述，都是一九一〇年代后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讲义。《中古文学史》堪称经典，要了解此时期内文学变迁之大势，它是最精要恰当的一部书了。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与《〈文心雕龙〉讲录》则是当时的学生罗常培笔录的：前书于抗日战争末年刊行于重庆，后者则于战时分载在纸张粗劣的《国文月刊》上。

刘师培精熟中古文学作品，分析篇章深切入微，对文体界划及其论变尤为重视，这在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与《〈文心雕龙〉讲录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。《中古文学史》则首重史料排比、钩沉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等史籍、《金楼子·立言》等子书、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所引各种《文章志》、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等诗文评的征引，乃至各家文集卷数、篇名的考订、标注，都是其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实践（参刘氏《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》（自秦汉至隋））。而后由此详实史料溯源竟流论列文学之演变，以见其原初真况。时至今日，回顾此书的成就，可说刘氏

自成一格的文学史观念(参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十七《论各家文章的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》)是有效和成熟的,尤资借鉴。

陈 辞

【目录】

出版说明

一、中古文学史讲义

第一课 概论 / 1

第二课 文学辨体 / 3

第三课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/ 5

附录 / 17

第四课 魏晋文学之变迁 / 27

甲 傅巖及王何诸人 / 28

乙 嵇阮之文 / 35

丙 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 / 45

丁 总论 / 52

第五课 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/ 62

甲 宋代文学 / 63

乙 齐梁文学 / 67

丙 陈代文学 / 80

丁 总论 / 85

子 声律说之发明 / 89

丑 文笔之区别 / 95

二、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

(一) 绪论 / 102

- (二) 各家总论 / 104
- (三) 学文四忌 / 108
- (四) 论谋篇之术 / 111
- (五)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 / 112
- (六) 论文章之音节 / 115
- (七) 论文章有生死之别 / 118
- (八) 史汉之句读 / 120
- (九) 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 / 121
- (十) 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 / 123
- (十一) 论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 / 126
- (十二) 神似与形似 / 128
- (十三) 文质与显晦 / 129
- (十四) 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 / 130
- (十五) 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 / 132
- (十六) 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 / 135
- (十七) 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 / 137
- (十八) 洁与整 / 138
- (十九) 论记事文之夹叙夹议及传赞碑铭之繁简有当 / 139
- (二十) 轻清与蹇涩 / 141
- (二十一) 论文章宜调称 / 142

三、《文心雕龙》讲录

- (一) 文心雕龙颂赞篇上、下 / 145
- (二) 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 / 152

中古文学史讲义

第一课 概 论

物成而丽，交错发形，分动而明，刚柔判象，在物金然，文亦犹之。惟是捺欲通曠，纒挺实同，偶类齐音，中邦臻极。何则？准声署字，修短揆均，字必单音，所施斯适。远国异人，书违颀、诵，翰藻弗殊，侔均斯逊。是则音泮轻轩，象昭明两，比物丑类，泯跻从齐，切响浮声，引同协异，引禹域所独然，殊方所未有也。

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，今与外域文学竞长，惟资斯体。

《易大传》曰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《论语》曰：“郁郁乎文哉。”由《易》之说，则青白相比、玄黄厝杂之谓也；由《语》之说，则会集众彩、含物化光之谓也。嗣则较长说文，诂造相詮；成国释名，即绣为辟。准萌造字之基，顾譔正名之指，文匪一端，殊途同轨。必重明丽正，致饰尽亨，綴兆舒疾，周旋矩规，然后考命物以极情性；观形容以况物宜，故能光明上下，劈措万类，未有志白贲而说翰如，执素功以该绩事者也。

此一则申明文诂，俾学者顾名思义，非偶词偃语，弗足言文。文区科臬，流衍万殊：董、贾摘词，未均夔绌；彦和综律，始闡音和。清浊周疏，间世斯审，后贤所闻，古或未昭。何则？人性之能，别声被色而已。声弗过五，而生变比音，弗可胜奏；色弗过五，而成文不乱，不可胜宣。故舞佾在庭，方员自形，蕤宾孔和，

林钟遐应，因物而作，或乘自然。至若龙璫齐晖，上下异昭，笙幄节律，间代而鸣，彰彰谐音，率繇世巧。由是而言，前哲因情以纬文，后贤截文以适轨。故沉思翰藻，今古斯同，而美媲黄裳，六朝臻极。輓近论文，恒以后弗承前为诟，然六爻之位，皆繇左右，剪偶隆奇，曷云成列？况周冕玉藻，前后邃延，骤易夏收，必乖俛仰。至于律吕宫商，虽基沉沦，然锡釜失和，虽有金格樊纆，末由昭其度，双璜错鸣，虽有缦絃幽衡，末由俯其媿。故文而弗俪，治丝以茅之说也；俪不和律，琴瑟转壹之说也。

此一则证明齐梁文词于律为进，弗得援后世弗遵程律之作，上薄齐梁。

著诚去伪，从质舍文，两词颇似，旨弗同科。世儒瞽犹，以质涂诚。不知说而丽明，物睽斯类，明不可息，冥升奚贞？古人公门，必彰列彩，杂服是习，不愆安礼。火龙可贱，于昔蔑闻。夫麇席之平，素衣之褻，犹必画纯铄其华，朱绣炜其褐，况于记久明远，经纬天地者乎？孔崇先进，旨主刺时，故有质无文，葛卢垂贬。质果可复，则是彪蒙匪吉，虎炳匪孚，子羽未可休，棘成未足紬也。又隋唐以前，便章文笔，五代而降，桴类翕观。褻褐在躬，裘蒙袞裳之名，土饔是饭，因云雕俎可齐。董仲舒有言：“名生于真，非其真，弗以为名。”背厥真名，此万民所由丧察也。

此一则说明沉思翰藻，弗背文律，归、茅、方、姚之伦，弗得以华而弗实相譬。

文崇六代，惟主考型。若夫宣究流衍，擢引绪尚，习肄所及，两汉实先。譬之人獯，丹漆丝纆，庭实旅陈，斯蒲越彘，兼昭贵本，于礼有然，腐伤翻反？况复嫺习雅故，底究六籍，扬、马、张、蔡，各臻厥茂，伐柯取则，执一斯封，率迪众长，或庶几焉。

此一则明六朝以前之文，必当研习。

第二课 文学辨体

此篇以阮氏《文笔对》为主，特所引群书，以类相从，各附案词，以明文轨。

《晋书·蔡谟传》：文笔论议，有集行于世。

《宋书·傅亮传》：高祖登庸之始，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，北征广固，悉委长史王诞。

《北史·魏高祖纪》：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。

《魏书·温子升传》：台中文笔，皆子升为之。

《北史·温子升传》：张皋写子升文笔，传于江外。

《北齐书·李广传》：毕义云集其文笔十卷。

《陈书·陆瑛传》：其所制文笔多不存本。

《陈书·刘师知传》：工文笔。

《陈书·徐伯阳传》：年十五以文笔称。

据上九证，知古云文笔，犹今人所云诗文、诗词，确为二体。

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：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。延之曰：“竣得臣笔，测得臣文。”

据上一证，知文之与笔，弗必两工，犹今工文者，弗必工诗也。

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篇》云：夫子门徒，转相师受，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。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长卿之徒，止于辞赋，则谓之文。今之儒，博穷子史，但能识其事，不能通其理者，谓之学。至如不便为诗如閻纂，善为章奏如伯松，若此之流，泛谓之笔；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。

又云：笔，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（案：惠、慧古

通。)笔端而已。至如文者,惟须绮縠纷披,宫徵靡曼,唇吻遒会,情灵摇荡。而古之文笔,今之文笔,其源又异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篇》云:今之常言,有文有笔,以为无韵者笔也,有韵者文也。

据上三证,是偶语韵词谓之文,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。盖文以韵词为主,无韵而偶,亦得称文。《金楼》所论,至为昭晰。

《汉书·楼护传》:长安号曰“谷子云笔札”。

《梁书·任昉传》:尤长载笔。

《南史·沈约传》:彦升工于笔。

《陈书·徐陵传》:国家有大手笔,皆陵草之。

《陈书·陆琼传》:讨周迪、陈宝应等,都官符及诸大手笔,并敕付琼。

《唐书·蒋偕传》:三世踵修国史,世称良笔。

据上六证,是官牍史册之文,古概称笔。盖笔从“聿”声,古名“不聿”,“聿”、“述”谊同,故其为体,惟以直质为工,据事直书,弗尚藻彩。《礼·曲礼篇》曰:“史载笔。”孔修《春秋》,亦曰“笔则笔,削则削。”后世以降,凡体之涉及传状者,均笔类也。陆机《文赋》,论述诗赋十体,弗及传记,亦其明证。

《南史·孔珪传》:与江淹对掌辞笔。

《陈书·岑之敬传》:雅有辞笔。

据上二证,均辞笔并言:“辞”字作“词”,“词”与“文”同。《说文》云:“词,意内而言外也。”《周易·乾文言》曰:“修辞立其诚。”又《系辞上》曰:“系辞焉以尽其言。”修饰互文,系缀同情,是词之为体,迥异直言。屈宋之作,汉标《楚辞》,亦其证也。是知六朝之辞,亦以偶语韵文为限。

《梁书·刘潜传》:字孝仪,秘书监孝绰弟也。绰常曰“三笔六诗”,三即孝仪,六孝威也。

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载简文《与湘东王论文》曰：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

《北史·萧圆肃传》：撰时人诗笔为《文海》四十卷。

《杜甫集·寄贾司马严使君诗》：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

赵璘《因话录》：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。韩公文至高，孟长于五言，时号“孟诗韩笔”。

据上五证，均诗、笔并言。盖诗有藻韵，其类亦可称文；笔无藻韵，唐人散体概属此类。故昌黎之作，在唐称笔；后世文家，奉为正宗；是均误笔为文者也。

《南齐书·晋安王子懋传》：文章诗笔，乃是佳事。

据上一证，是笔与诗、文并殊。

刘禹锡《中山集·祭韩侍郎文》：子长在笔，予长在论。

据上一证，是笔与论殊。盖笔主直书，论则兼尚植指，故《文赋》隶论于文，于记事之体则否。

合前列各证观之，知散行之体，概与文殊。唐宋以降，此谊弗明，散体之作，亦入文集。若从孔子正名之谊，则言无藻韵，弗得名文，以笔冒文，误孰甚焉。又文苑列传，前史金同。唐宋以降，文学陵迟，仅工散体，恒立专传，名实弗昭，万民丧察，因并辨之。

第三课 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

建安文学，革易前型，迁蜕之由，可得而说：两汉之世，户习七经，虽及子家，必缘经术。魏武治国，颇杂刑名，文体因之，渐趋清峻。一也。建武以还，士民秉礼，迨及建安，渐尚通说，说则侈陈哀乐，通则渐藻玄思。二也。献帝之初，诸

方棋峙，乘时之士，颇慕纵横，骋词之风，肇端于此。三也。又汉之灵帝，颇好俳词，(见杨赐《蔡邕传》)下习其风，益尚华靡，虽迄魏初，其风未革。四也。今摘史乘群书之文，涉及文学变迁者，条列如下：

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：自哀平陵替，光武中兴，深怀图讖，颇略文华。然杜笃献谏以免刑，班彪参奏以补令，虽非旁求，亦不遐弃。及明帝叠纛，崇爱儒术，肄礼璧堂，讲文虎观，孟坚珥笔于国史，贾逵给札于瑞颂；东平擅其懿文，沛王振其通论，帝则藩仪，辉光相照矣。自安、和已下，迄至顺、桓，则有班、傅、三崔，王、马、张、蔡，磊落鸿儒，才不时乏，而文章之选，存而不论。然中兴之后，群才稍改前辙，华实所附，斟酌经辞，盖历政讲聚，故渐靡儒风者也。降及灵帝，时好辞制，选羲皇之书，开鸿都之赋，而乐松之徒，招集浅陋，故杨赐号为驩兜，蔡邕比之俳优，其余风遗文，盖蔑如也。自献帝播迁，文学蓬转。建安之末，区宇方辑。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；陈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笔琳琅；并体貌英逸，故俊才云蒸。仲宣委质于汉南，孔璋归命于河北，伟长从宦于青土，公干殉质于海隅，德琏综其斐然之思，元瑜展其翩翩之乐，文蔚、休伯之侍，于叔、(邯郸淳字，元作子叔。)德祖(杨修字)之倡。傲雅觴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酒笔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藉谈笑。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至明帝纂戎，制诗度曲，征篇章之士，置崇文之观，何(晏)刘(劭)群才，迭相照耀。少主相仍，唯高贵英雅，顾盼合章，动言成论。于时正始余风，篇体轻澹，而嵇、阮、应、缪，并驰文路矣。

案：此篇略述东汉三国文学变迁，至为明晰，诚学者所当参考也。

《魏志·王粲传》：粲字仲宣，山阳高平人也。献帝西迁，粲徙长

安左中郎将。蔡邕见而奇之。时邕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常车骑填巷，宾客盈坐，闻粲在门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既幼弱，容状短小，一坐尽惊。邕曰：“此王公孙也。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，尽当与之。”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诏除黄门侍郎，以西京扰乱，皆不就，乃之荆州依刘表。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，不甚重也。表卒，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，太祖辟为丞相掾，赐爵关内侯，后迁军谋祭酒。魏国既建，拜侍中。博物多识，问无不对。时旧仪废弛，兴造制度，粲恒典之。初，粲与人共行，读道边碑，人问曰：“卿能闇诵乎？”曰：“能”。因使背而诵之，不失一字。观人围棋，局坏，粲为复之，棋者不信，以帊盖局，使更以他局为之，用相比较，不误一道。其强记默识如此。性善算，作《算术》，略尽其理。善属文，举笔便成，无所改定，时人常以为宿构，然正复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从征吴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，卒，时年四十一。始文帝为五官将，及平原侯植，皆好文学。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、广陵陈琳字孔璋、陈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应玚字德琏、东平刘楨字公干，并见友善。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，五官将文学。琳前为何进主簿。进欲诛诸宦官，太后不听，进乃召四方猛将，并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，竟以取祸。琳避难冀州，袁绍使典文章。袁氏败，琳归太祖。瑀少受学于蔡邕，建安中，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，瑀终不为屈。太祖并以琳、瑀为司空军谋祭酒，管记室，军国书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琳徙门下督，瑀为仓曹掾属。玚、楨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。玚转为平原侯庶子，后为五官将文学。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咸著文赋数十篇。瑀以十七年卒，干、琳、玚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：“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离其灾：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。观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，鲜能以名节自立。而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，著《中论》二十余篇，辞

又典雅，足传于后。德珽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。公干有逸气，但未遒耳。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。仲宣独自善于辞赋，惜其体弱，不起其文，至于所善，古人无以远过也。昔伯牙绝弦于钟期，仲尼覆醢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难遇，伤门人之莫遗也。诸子但为未及古人，自一时之僂也。”自颖川邯鄲淳、繁钦、陈留路粹、沛国丁仪、丁廙、弘农杨修、河内荀纬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瑒弟璩，璩子贞，咸以文章显。璩官至侍中，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。瑒子籍，才藻艳逸，而倜傥放荡，行己寡欲，以庄周为模则，官至步兵校尉。时又有谯郡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，而尚奇任侠，至景元中坐事诛。景初中，下邳桓威，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《浑舆经》，依道以见意，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，后为安成令。吴质，济阴人，以文才为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将军，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封列侯。（摘录）

《卫觐传》：觐字伯儒。少夙成，以才学称；受诏典著作，又为《魏官仪》，凡所撰述数十篇。建安末，河南潘勖，黄初时，河内王象，亦与觐并以文章显。

《刘廙传》：廙字恭嗣，著书数十篇，及与丁仪共论刑礼，并传于世。

《刘劭传》：劭字孔才。凡所撰述《法论》、《人物志》之类百余篇。同时东海缪袭，亦有才学，多所述叙。袭友人山阳仲长统，汉末作《昌言》。陈留苏林、京兆韦诞、谯国夏侯惠、任城孙该、河东杜挚等，亦著文赋，颇传于世。

《陈思王植传》：撰录植前后所著赋、颂、诗、铭、《新论》，凡百余篇。

《中山恭王褒传》：能属文，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。才不及陈思王，而好与之侔。

《王朗传》：朗著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周官》传，奏议、论、记、威